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 / 编

马学良文集

THE COLLECTED WORKS OF
MA XUELIANG

上卷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 / 编

马学良文集



语言文字
与教学篇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马学良文集/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编.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9. 7
ISBN 978—7—81108—692—8

I. 马… II. 中… III. 马学良 (1913—1999) —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93293 号

马学良文集

编 者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
责任编辑 宁 玉
封面设计 汤建军
出 版 者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7 号 邮编: 100081
电话: 68472815 (发行部) 传真: 68932751 (发行部)
68932218 (总编室) 68932447 (办公室)
发 行 者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73.5
字 数 110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1108—692—8
定 价 18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说明

马学良先生是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彝族古籍与文化、民间文学及双语教学和研究的先驱，他的一生是为我国的民族文化与教育事业做出卓越贡献的一生。各民族深厚的文化蕴藏是他创造丰功伟绩的土壤，中央民族大学是他取得辉煌成就的基地，等身的学术论著与薪火相传的各民族学子是他辛勤耕耘的硕果。

马先生离开他忠诚奉献一生的事业，离开他热爱的各族人民，离开他谆谆教导的学子，已经整整十年了。但去日愈久，光辉愈显，一座丰碑已巍然树立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广袤的大地上，树立在中央民族大学师生的心中。

马先生出身贫寒，努力奋斗，自强不息，从东海之滨的小县荣成，到山东首府济南，终于跻身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并以出色学业师从世界著名学者罗常培、李方桂先生，跨入俊杰云集的中央研究院大门，成为一代宗师，其奋发图强的传奇人生堪为后学楷模。

他一生提倡“为人在实，为学在思”。在精神道德上，高风亮节，淡泊名利，宁静治学，教书育人；在待人接物上，尊师重道，金针度人，敬上礼下，团结师友，其道德风范充分体现了诚实和真实的高尚情操；在学术上，一生追求实践性、创造性和科学性的完美结合，以身体力行和深入调查为基础，以先进和科学的理论为指导，以新思想、新观念和新创造为目标，其学术成就充分体现了这种思想上的深刻性和前瞻性的科学精神。

他为新中国创立了民族语言文字、经籍整理研究、民间文学、双语教学等多个学科，在创立机构、建设队伍、培养人才、组织科研、出版成果等方面都事必躬亲，苦心经营，呕心沥血，为民族文化、科研和教育事业奉献了毕生的精力。耄耋之年，依然笔耕不止、教学不辍，直到生命终结。他学识广博、著作等身，学术上的成就，名闻遐迩、中外称

道。值此中华盛世，我们以马先生学子的身份收集先生公开发表的研究成果，集成三册，一则以汇集学界巨匠和一代宗师马先生的学术思想和成果，以繁荣学术、发展文化，并传诸后世；一则也是尽学子之谊，纪念马先生。

本书所收文章发表时间历六十余年，跨度很大，为避免内容重复，收入时个别地方稍有删节或改动，但文中使用的族称，如“保”等虽早已明令废用，考虑为早期发表的文章，未予改动。文中注释体例也依从原文，未强加统一。参与本书编选工作的主要有丁文楼、瞿霭堂、朱崇先、犁禾等。限于眼光与学识，编选可能会有遗漏和失当之处，望学人和读者批评指正。本书出版得到中央民族大学“211 工程”专项资助，得到马先生家人的支持与帮助，特致谢意。

编 者

2009 年 7 月北京



目 录



- 我国民族语文研究四十年/1
- 边疆语文研究概况/11
- 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民族语文教学的情况和经验/26
- 近年来我国少数民族文字发展的概况/48
- 开创民族语言文字繁荣发展的新局面/53
- 贵州省少数民族概况和创制文字问题/58
- 苗语方言的划分和对创立、改革苗文的意见/66
- 设计汉语拼音方案应当考虑少数民族的语音情况/73
- 少数民族文字中借词的语音标准和标调问题/77
- 少数民族文字推行前的编译工作/85
- 文字推行前 教材要领先/93
- 湘黔夷语掇拾/99
- 贵州省东南部苗语语音的初步比较/119
- 满语支语言中的送气清擦音/136
- 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语言学/146
- 论“语言民族学”/154
- 重视理论研究 加强基本训练/165
- 开拓汉语史研究的新途径/170
- 语言调查研究的方法论探讨/176
- 语音学是调查研究语言的一门领先的科学——从一部语言学
新著想到的/182

汉藏语系语言对于加深汉语研究的作用/187
 汉藏语系研究的理论和方法问题/197
 世纪之交的中国民族语言学的思考/205
 汉藏语言研究的理论贡献/211
 我国汉藏语系语言元音的长短/225
 汉藏语言的研究和问题/261
 《方言》考原/280
 《切韵》纯四等韵的主要元音/295

 应该重视“双语”问题的研究/308
 双语研究与推广普通话/311
 推广双语教学 提高民族文化/318
 关于民族院校现代汉语教学改革的问题/321
 关于少数民族学汉语和汉族学少数民族语言的问题/326
 谈谈现代汉语的语音教学/333
 维护母语 发展历史文化/339
 谈谈民族文字与双语教学/354
 论双语与双语教学/367
 论双语现象和双语教学中的几个问题/378
 双语研究中的“双言”问题/384

Contents



Forty Years for the Ethnic Language Studies/1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ies on the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in Frontier Area/11
A Report on the Practice and Experience on the Teaching of Ethnic Lan- guages of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Department of Central College for Nationalities/26
An Introduction to Recent Development of the Ethnic Groups' Scripts in China/48
To Develop a New Situation for Prosperity of Ethnic Languages and Scripts/53
A Survey on the Ethnic Groups in Guizhou Province and Problems of the Word Creation/58
The Partition of Miao's Dialect and Suggestions for Creation and Refor- mation of the Miao Script/66
Ethnic Language Situation to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for Chinese Pinyin Design/73
The Phonetic Standard of the Borrowed Words of the Ethnic Scripts and the Tone Marks/77
The Edition and Translation before Generalization of the Ethnic Groups' Scripts/85
Teaching Materials to Keep ahead of Putting the Script into Effect/93
A Collection of Yi Language in Hunan and Guizhou/99
A Primary Comparison of the Phonics of Miao Language in Southeast Guizhou Province/119
The Aspirated Fricatives in the Languages of Man Language Group/136
To Establish Folklore Study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146
On Linguistic Ethnology/154

- To Value the Theory Research and to Intensify the Basic Training/165
- A New Approach to the Studies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anguage/170
- A Discussion on the Methodology of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on Languages/176
- Linguistics: an Leading Science for Language Investigation and Studies—From a New Monograph on Linguistics/182
-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Languages of Sino-Tibetan Language Family for Further Analysis of Chinese Language/187
- Theory and Method of the Studies on Sino-Tibetan Language Family/197
- Thoughts on Chinese Ethnic Linguistic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New Century/205
- A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 to the Studies of Sino-Tibetan Language/211
- The Length of the Vowels in the Sino-Tibetan Language Family/225
- A Study of Sino-Tibetan Languages and the Problems Concerned/261
- The Origin of “Dialect”/280
- The Main Vowels of Qie Rhyme and Chunsi Rhyme/295
-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Studies of Bilinguals/308
- Current Situation of Bilingual Studies and Generalization of Putonghua/311
- To Promote Bilingual Teaching to Improve the Literal Level of Ethnic Peoples/318
- On Teaching Reform of Modern Chinese Language in Ethnic Universities/321
- Chinese Language Learning of the Ethnic Groups and Ethnic Language Learning of Han People/326
- Phonics Teaching of Modern Chinese Language/333
- Preserving the Mother Tongue, Developing the History and Culture/339
- Ethnic Scripts and Bilingual Teaching/354
- On Bilinguals and Bilingual Teaching/367
- On Bilingual Phenomena and Some Issues in Bilingual Teaching /378
- On Bilinguals in Bilingual Studies /384

我国民族语文研究四十年

我国是个多民族、多语言、多文字的国家。对于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研究，早在古代有些少数民族就有了自己的语文学家。他们对本民族的语言文字进行研究，著书立说，取得重要的成就。解放前一些汉族学者也出版过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研究方面的专著。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这些研究毕竟太少。从事研究民族语文的专家屈指可数。大多数民族的语言从来没有人研究过，也未能对任何一种语言的方言进行全面的调查研究，更无足够的力量对我国各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有计划地进行全面研究。建国以来，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研究这门新兴学科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指引下和人民政府的关怀下逐步建立起来的，已经形成一支宏大的研究队伍。从一开始这门学科的研究工作就有明确的目的性，即为提高少数民族的文化水平服务，同时也注意到学科本身发展的需要。50年代的研究中心是为解决少数民族的文字问题服务；70年代进行语言、文字结构的系统研究和历史比较研究；80年代开始注重理论研究和社语言学的研究。40年来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研究的成果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民族语言文字使用和发展问题的研究

1. 民族语言文字结构及其使用情况的调查研究

民族语文工作者从1950年就开始奔赴民族地区进行语言文字的考察工作。至1988年，已调查研究了80几种民族语言和原有的文字及其使用情况。这80几种语言根据历史来源和结构特点分属于五个语系：

汉藏语系 有34种语言，使用人口约4000多万；

阿尔泰语系 有18种语言，使用人口约1000多万；

南亚语系 有3种语言，使用人口约37万；

—
马学良文集
—

印欧语系 有 2 种语言，使用人口约 3 万；

南岛语系 有 10 多种语言，使用人口约 23 万。

此外还有朝鲜和京 2 种语言，使用人口约 170 多万。70 年代以后的补充调查中不断有未识别的新语言出现。这些语言的归属，大多还有待作进一步的比较研究。

55 个少数民族现在使用语言的情况有 4 种类型：

(1) 大多数人还以本族语言作为主要交际工具的有 45 个民族。这 45 个民族中，有的只使用一种语言，有的则使用两种以上的民族语言。这些民族的内部有少部分人或局部地区已改用了汉语或其他民族的语言。

(2) 大部分人已改用了汉语或其他民族语言，少部分人保留使用本族语言的有 7 个民族。

(3) 全部使用汉语的有 2 个民族。

(4) 大多数民族除使用本族语言外，有一部分人兼通汉语或其他民族的语言。在掌握汉语方面有 3 种情况：

①掌握汉语（包括兼通和改用汉语）的人口在 80% 以上的有 11 个民族。

②掌握汉语的人口在 50—80% 的有 19 个民族。

③掌握汉语的人口在 50% 以下的有 23 个民族。

2. 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功能的研究

在社会主义时期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究竟有多大的作用？过去存在过“民族文字无用论”的片面认识，因而民族语文从 50 年代的发展时期转入“大跃进”和“十年动乱”的受挫折时期，直到 1980 年以后才逐渐复兴起来。然而“无用论”的观点仍然在某些决策者和执行者的实际工作中有所反映。民族语文工作者近 10 年来，从民族平等政策和社会语言学的角度探讨民族语言文字的功能，发表了不少文章。所阐述的观点更加科学、准确地符合客观实际。观点综述如下：

(1) 语言文字的发展是以社会发展为前提的。整个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是贯彻民族平等和消灭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间事实上不平等的时期。在这期间少数民族是走向兴旺发达而不是走向消亡。民族发展繁荣的这种社会格局决定了作为民族特征和民族文化载体的民族语文的作用

和使用范围必将逐渐扩大。当然，这个时期可能会出现局部地区改用汉语的现象。但从全局来看，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必将和汉语文长期并存下去。

(2) 从我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来看，大多数民族还以本族固有语言作为日常生活的重要交际工具，有的还有反映本族语言的文字。这些语言文字的产生和发展都是由实际需要决定的。无数实践已证明：母语是启蒙教育的最有效工具。民族文字在开发民族智力、提高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和继承、发扬民族文化等方面所起的作用是汉文不可取代的。

(3) 由于我国少数民族所处的社会条件不同，其语言文字的功能也不完全相同，而是具有多类型、多层次的特点。有些语言文字的作用大些，有的则小些，应该按不同类型、不同层次区别对待，不能搞一刀切。

3. 民族文字的创制、改革和选择

解放前一些少数民族有自己的文字。这些文字沿用至解放以后的有藏文（创于7世纪）、蒙古文（2种，创于13世纪）、维吾尔文（10世纪采用的阿拉伯字母形式的文字）、哈萨克文（19世纪下半时采用的阿拉伯字母形式的文字）、朝鲜文（创于15世纪）、傣文（4种，约创于13世纪）、彝文（最早碑文见于15世纪）、锡伯文（1947年在满文基础上改动而成）、景颇文（创于19世纪末）、拉祜文（创于19世纪末）、老傈僳文（创于19世纪末）、伯格里苗文（局部地区使用，创于20世纪初）、俄罗斯文和柯尔克孜文共14个民族的19种文字。满文、纳西族的东巴文和哥巴文、水族的水书、方块壮字、方块白文和瑶文已不使用。乌孜别克和塔塔尔两个民族原有自己的文字，现改用维吾尔文。原有的文字从文字的制度和体系看有象形文字、音节文字和拼音文字。拼音文字从字母的体系看又可分为：

古印度文字 藏文、傣文（4种）；

阿拉伯文字 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柯尔克孜文、乌孜别克文、塔塔尔文；

回鹘文字 蒙古文（2种）、锡伯文、满文；

斯拉夫文字 俄罗斯文；

朝鲜文字 朝鲜文；

—
马学良文集
—

拉丁文字 景颇文、拉祜文；

老傣僳文和伯格里苗文属拉丁字母的变体。

为充分发挥民族文字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根据党的既定方针，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就提出了帮助尚无文字的民族创立文字，帮助文字不完善的民族逐渐充实其文字的任务。政府根据民族自择自愿的原则帮助要求创制文字的 10 个民族〔壮、布依、苗 3 种、哈尼（2 种）、傣僳、佤、纳西、凉山彝、黎、侗〕创制了 13 种文字；帮助提出改革或改进文字的 7 个民族改革或改进了 8 种文字〔滇东北苗、景颇、拉祜、傣（2 种）、维吾尔、哈萨克〕。现在新创制的文字多数正在试行或推行中。改革和改进的文字有的在使用，有的新、老文字并用，有的则新的停止推行，恢复使用老的。

为完成帮助少数民族创制和改革文字这一伟大的使命，民族语文研究者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这些工作包括：1) 进行语言文字的调查，划分方言、土语；2) 选择基础方言和标准音，设计文字方案；3) 研究文字的规范，包括正字法、正音法、新术语的制订；4) 研究原有文字的结构及历史，文字与口语的关系以及文字的使用情况；5) 研究不同方言的人如何学习标准语；6) 编纂语法教材和词典、课本读物等。此外还有民族语的教学、翻译理论与实践等现实问题的研究。

在选择基础方言和标准音时，按照一般的原则是要选择政治、经济和文化比较发达的地方和语言的代表性比较大的地域方言。由于我国许多少数民族没有形成自己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在多数情况下主要考虑语言的代表性，选择人口较多、地区较广的方言作基础语言。

在设计文字方案确定字母形式问题上，鉴于中国的国情以及拉丁字母在国际上比较通用，汉语拼音方案采用拉丁字母形式也已成定局的情况下，新创制的民族文字都以拉丁字母为民族文字的基础。在 1957 年提出过《少数民族文字方案中设计字母的几项原则》。这种原则总的精神是贯彻民族文字与汉语拼音方案之间“求同存异”的原则，便于民族间的交流。

解决我国少数民族的文字问题采取了以下几种途径：

(1) 人口多，分布集中，语言内部比较一致的，创制一种文字，如：壮文、侗文。

(2) 人口虽较多也相对聚居，但民族语言内部分歧较大，有的属于方言差别，有的则是语言差别，彼此都不能通话，这种情况下可考虑创制几种文字，如：苗文（4种）、景颇文、载佤文。

(3) 语言相近的民族在创制或改革文字时，根据民族自愿，在设计文字方案时尽量求同，如壮文和布依文、维吾尔和哈萨克新文字。

(4) 一个民族内部的大多数人兼通其他民族语文的，可选用所兼通的民族文字，如：乌孜别克、塔塔尔选用维吾尔文；布朗族选用傣文。

(5) 对原有的文字充分估价其传统作用和在民间的基础、民族心理倾向等，不作轻易的改动。即使本族群众提出改革，先要考虑尽量在原有文字的基础上进行改进或完善的可行性，不宜作整个字母体系的改动。

(6) 对人口不多，分布面窄，多数人还不通汉语的民族，可为他们设计一套拼写语言的记号，辅助他们学习汉语文和记录本族文化遗产。

二、语言文字现状的描写

1. 语言简志、概况和调查报告

50年代的民族语文调查研究重点在帮助少数民族创制、改革文字。70年代以后对所调查的材料进行系统整理，写出各种语言的概况、简志、调查报告和一些专题研究。《语言概况》简明扼要介绍各民族语言在语音、语法、词汇、方言上的结构系统和特点以及文字情况。《语言简志》比《语言概况》的内容更充实一些，描写得更细致，学术水平较高并附有一千多个词汇。1979年《语言简志》列为《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一。现已全部出齐。

描写语言现状的专著，有的是对某种语言的某一地方话作详细描写；有的是对某种语言的方言、土语做全面综合的研究，进行比较，归纳出规律。这些研究中，有的是世界上从未有人调查研究过的语言；有的还介绍了较为详细的人文资料，对社会历史和民族学的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2. 词典

在各民族学院或有关大学，所有开过课的民族语言都编有规模不等

的词典或词汇。历史悠久的文字如藏、蒙古、维吾尔、朝鲜在中央和各自自治区（州）更编有多种形式的词典。有些达到较高的水平。如：张怡荪主编的《藏汉大词典》，先后有藏、汉等民族的专家多人参加编修，收词五万多条，是目前世界上内容最丰富、解释最详细的一部双解藏文词典。

3. 语音研究

汉藏语系语言在语音研究方面取得比较突出成绩的是声调的研究、长短元音研究、松紧元音研究和韵尾的研究。阿尔泰语系语言多是元音和谐的研究。这些研究多数是探讨这类语音的特点及其演变规律。不少文章受到国际语言学界的重视。

4. 语法研究

有的对整个语言的语法系统做全面研究，有的就某个语法范畴作专题研究。有的在某些问题上有独到的见解，有的则在分析研究的方法上做了新的探索。壮侗语族和苗瑶语族在量词研究上有突出成就。藏缅语族语言在动词的语法范畴上有较深入的研究。突厥语族在“格”的研究上有新成就。蒙古语族语言和朝鲜语则在研究方法上有所突破。

三、历史比较研究和语言系属问题研究

在语言现状描写研究的基础上开展了语言历史比较研究。有的是就一种语言的方言、土语进行比较，总结出语音演变规律，构拟原始的语音形式。有的是在一个语族之间进行比较，从同源的关系探讨由共同语发展为现代各语言的分化过程。有的则在语族之间进行比较研究以确定某些语言的系属地位。关于民族语言的系属分类，国际上争论较大的是壮侗、苗瑶两个语族是否属于汉藏语系。传统的看法认为这两个语族属于汉藏语系。另一种以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为代表的认为这两个语族在发生学上与汉藏语系无关，而与南岛诸语言关系密切，应归入澳斯特罗——泰语系。近年来我国学者就这一问题发表了一些文章，论述这两个语族应属于汉藏语系。目前这一问题还有待作进一步研究。

四、古文字和文献语言研究

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曾在古代的各个历史时期创造与使用过一些古文字。这些文字在当时记录了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有关民族问题的宝贵资料，其中包括一些重要的历史文献，为国内外学者所重视。这些文字有吐火罗文、突厥文、回鹘文、察合台文、于阗文、焉耆——龟兹文、粟特文、八思巴文、契丹文、西夏文、女真文、藏文、纳西的东巴文和哥巴文、彝文等。解放以后搜集、发掘和发现的中国民族古文字藏件是任何国家不能相比的。能辨识释读的字数也比国外多，准确性大。有些文字的研究对文字发展史的研究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如傅懋勳的《纳西族图画文字〈白蝙蝠取经记〉研究》。这种文字是处于原始图画文和象形文中间的过渡性文字，世界少见。

五、普通语言学理论研究

民族语言学界的理论研究，主要是在丰富多彩的民族语言文字的实际基础上进行概括、总结，上升为理论的，从而丰富了普通语言学的理论。例如音位学、语言的发展变化、语言的相互影响、语言的分类、语言和方言的识别、词典编纂法等理论问题都有人结合中国民族语言的实际进行研究。例如中央民族学院教师编写的《语言学概论》，就是在总结教学经验和语言调查基础上结合民族语言特点而编写的一本基础理论教科书。

六、双语文教学问题研究

新中国成立不久，全国各地广泛开展扫盲运动。民族语文在普及文化教育中受到重视，曾起过重要的作用。许多地区逐步推行了民族文字，过去世代不识字的劳动人民掌握了本族文字并用它进一步学习文化科学知识和汉语文。但是后来在“极左”路线的“民族融合”的干

扰下，民族文字得不到重视，许多民族地区的学校教育和成年扫盲只采用汉语文。于是在学校教育中出现入学率低、巩固率低和升学率低的现象。至今文盲充斥、文化低下的情况十分严重。1978年以后，民族语文工作者通过民族语文的教学实践一再论述母语教育的作用，“双语语文教学研究”这个课题才逐渐开展起来。近年来，教育部门总结经验，决定要“逐步建立适合少数民族特点的民族教育体系”，双语语文教学就是一项重要的措施。在民族教育中如何结合各地实际情况处理好民族语文和汉语文教学的关系是个关键性的问题，各地区都正在摸索经验。在学校教育的体制中，民族语文和汉语文教学有两种类型：

1. 文字有悠久历史并在群众中有一定基础的民族，如藏、蒙古、朝鲜、维吾尔、哈萨克等，在聚居区内从小学到中学以及一部分大学的各门课程都使用民族语文授课（藏文在历史、语文和医学方面才有大学课本，其余用汉文），汉语文只是作为一门课程教授。

2. 南方有文字的各民族大多在小学低年级以教授民族语文为主。二年级以后，民族语文课程逐渐减少，汉语文课程逐渐增大。两者的关系是宝塔形和倒宝塔形的互补状态并以民族语文作为学习汉语文的辅助工具。到初中，在有些地区民族语文仅作为个别民族班次的一门课程教授。

把民族语文和汉语文教学有机联系起来，可以看到进行双语教学的目的是要发挥母语教育的优势。不是要把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束缚在本民族的有限范围内，而是要有效地表现本民族的历史特性和文化特性，为从一种语言环境转变到另一种语言环境提出一种有效的方法和途径，为推广普及本民族的科学文化知识、升学就业提供便利。所以双语教学直接关系到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的发展。

七、少数民族文字的出版

解放以前，传统的几种民族文字，除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等印刷有一些书籍外，其余多靠手写或刻印流传下来。解放以后民族文字的出版事业迅速发展，用民族文字出版的报纸、刊物、课本和书籍越来越多。不仅印数多，书籍种类和文字品种也越来越多。用民族文